

The combination of rock color and flat decorative painting— Taking Yufu Hirayama as an example

Shuyan Cheng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10010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of rock color and flat decorative painting, and analyzes it based on the artistic practice of Yufu Hirayama. As a natural mineral material, rock color not only lays the texture foundation for graphic decoration, but also carries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Since its introduction from China to Japan, the art of rock color has continuously evolved, integrating Eastern and Western artistic concepts, and achieving contemporary breakthroughs in material language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y. Hirayama Yufu's art originates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pursuit, with Buddhist thought becoming the spiritual core of his creation. He has conducted multiple investigations along the Silk Road, blending Eastern artistic conception with modern form, absorbing Western graphic composition and light and shadow techniques while maintaining the implicit and symbolic nature of Eastern art. Hirayama Yufu is skilled at extracting scenery into general color blocks, using techniques such as rock color flat coating and thin layer layering to enhance the visual tension and material charm of the picture, achieving a harmonious unity of technique, form,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symbol of his artistic achievements.

Keywords

rock color; Pingshan Yufu; Decorative flat design;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岩彩与平面装饰性绘画的结合——以平山郁夫为例

程书言

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北京 100105

摘要

本文探讨岩彩与平面装饰性绘画的融合,并以平山郁夫的艺术实践为典范展开分析。岩彩作为天然矿物材质,不仅奠定画面平面装饰的质感基础,更承载深远的文化底蕴。自中国传入日本后,岩彩技艺不断演进,更融汇东西方艺术观念,并在科技助力下实现材料语言的当代突破。平山郁夫的艺术源于时代背景与个人求索,佛教思想成为其创作的精神内核。他多次沿丝路考察,将东方意境与现代形式感相融合,既吸纳西方平面构成与光影手法,又保持东方艺术的含蓄与象征性。平山郁夫善于提炼景物为概括性色块,运用岩彩平涂与薄层叠染等技法,强化画面的视觉张力与材质韵味,实现了技法、形式与精神内涵的和谐统一,成为其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岩彩; 平山郁夫; 平面装饰性; 东西方艺术融合

1 媒介的解读

1.1 岩彩的起源和发展

岩彩作为最古老的绘画材料之一,其发展脉络与人类文明进程紧密交织。早在史前时期,先民便以天然泥土和氧化物绘制岩画,如将军崖新石器时代岩画及沧源岩画,后者以赤铁矿粉调和动物血,在石灰岩崖上生动记录了狩猎与采集场景,成为岩彩艺术的早期雏形。彩陶艺术进一步拓展了岩彩的表现领域,如约6000年前的半坡彩陶,其装饰纹样已具备强烈的符号性与平面美感。至汉代,马王堆T型帛

画展现出矿物颜料在丝织品上的成熟运用,反映出岩彩技法的系统化发展。

中国岩彩艺术的巅峰体现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壁画,以龟兹石窟与敦煌莫高窟为代表。龟兹壁画构图独特,青金石等颜料来自阿富汗,印证了古代矿物贸易的繁盛。敦煌壁画延续千年创作,使用朱砂、石绿、青金石等丰富矿物色,尤其是隋代青金石使用达到顶峰,其稳定的物理属性使壁画历经千年仍色彩鲜明,不仅塑造了东方绘画的视觉传统,也体现了材料、技艺与文化意涵的高度统一。

1.2 岩彩质感的表达

在当代艺术领域,岩彩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备受关注,它不仅是一种具有物质属性的绘画媒介,更承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岩彩所蕴含的以自然为本、追求返璞归真、

【作者简介】程书言(1999-),女,中国北京人,硕士,从事壁画系形式语言研究。

探寻艺术本源的价值理念,对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思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岩彩由天然矿物研磨的颗粒制成,其晶体结构使画面在光线变化中产生微妙折射,形成独特的视觉闪烁感。这种材质肌理打破了工业颜料的均匀质感,既不模拟三维立体,也不刻意隐藏材料本身,反而通过色层堆叠带来浅浮雕效果,强化了画面的平面属性与物质存在感,进而凸显装饰意趣。同时,岩彩具有极高的物理稳定性,能够抵抗光照、温湿度等自然侵蚀,即使历经千年仍可保持色彩鲜活,赋予作品以超越时间的艺术生命力。

1.3 岩彩在日本的发展

隋唐时期,来自日本的遣唐使将中国传统矿物颜料以及宫廷艺术技法带回日本,丝绸之路带来的艺术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印度佛教文化和敦煌莫高窟对日本画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甚至经常有日本艺术学者到敦煌石窟或者克孜尔石窟等来考察临摹,学习最传统的岩彩画根源,与日本本土艺术风格相融合,逐渐形成了日本画。在二战后为了突破传统中国绘画程式的束缚,日本画界便掀起了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浪潮,甚至出现了“全面西化”的极端化思潮,对当时的传统岩彩画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将西方绘画中的造型技法、写实风格以及开放的思想融入其中,使得画面在不断的更新演变中形成了新的生命力。岩彩画是日本较为流行的艺术形式,尤其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日本对矿物颜料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新岩”系列岩彩颜料不仅色彩更为丰富多样,而且在科技的助力下,原本昂贵稀缺的矿物颜料变得更为普及。

2 平山郁夫艺术风格的形成

2.1 个人经历

平山郁夫的艺术是时代巨变、文化沉积、个人生命体验和自我实践探索的结晶。他的一生充满磨难,但始终保持对绘画的不懈追求。五岁亲历广岛原爆的生死劫难,刻骨铭心的地狱景象,为他烙下终身创伤,也埋下了反思战争、死亡与人类悲情的种子。长期承受后遗症之苦的他,在佛教中觅得精神支柱与生存意义。佛教的生命观、慈悲心、和平理念及超越苦难之道,遂内化为其艺术创作的核心灵魂与毕生追寻。

2.2 艺术风格

平山郁夫作为日本画家,选择岩彩是在明确自己的文化根脉,代表了一种对东方美学体系的坚守和发展。为探寻艺术灵感与文化根源,平山郁夫多次沿丝绸之路前往中亚、印度等地开展考察与写生活动。在旅途中,他不断穿梭于不同地域,感受多元文化的魅力,每一次文化碰撞都为他带来新的触动与发现,由此创作了大量展现中亚地方风情的艺术作品。丝绸之路正是中国唐代著名僧人玄奘为拯救众生而西行印度的求法之路,平山郁夫在丝绸之路的探索旅程中,眼前新绿涌动、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通过视觉、心灵与身体的

多重感知,深深触动了他,《佛教传来》(图1)的创作构想也随之浮现。当人在疲惫至极、直面死亡时,被自然中充盈的生命力量唤醒,这种真切的重生体验,与《佛教传来》画面中玄奘三藏历经十八年荒漠苦行的疲惫,以及抵达绿洲时的欣喜相互交织,最终促成了作品构思的完整。正因平山郁夫将人生的艰难与绝境中的希望,作为生命共通的真切感悟融入创作,《佛教传来》才得以打动无数人。他将创作这幅作品时最初的初心与认知,深深烙印在心底,完成了这幅意义非凡的画作。该作因突破性的艺术表达成为其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更在日本美术界引发广泛关注。在坚持东方意境的同时,平山郁夫也具有强烈的现代形式感。在《佛教传来》中构图、色块的分布、点线面的组合上,吸收了西方现代绘画的平面构成意识,背景的花草树木都用统一的平面性语言,其中人物与马匹的造型被高度提炼为几何化轮廓,通过浓重墨色与白色形成强烈的块面对比,构成画面骨架;背景则凝练为抽象变形的植物平面装饰性图案,以符号化的层叠拓展空间深度。

光在艺术创作表现通常具有强烈的宗教寓意,平山郁夫同样会融合东西方光影技法,用媒介的特性表达独特的光影效果。他注重整体的明暗布局,营造浓厚氛围,弱化物象的体积感,转而以细腻的渐变营造整体氛围,使光线成为超越技法的精神载体。在《入涅槃幻想》(图2)中,释迦牟尼涅槃时身体周边发散的金光将弟子化为剪影,色块状的白鸽有序的围绕并融于光瀑,悲怆与圣洁共生,营造出梦幻又庄严的空间。事实上,创作期间,平山郁夫的岳父突然病危,他匆忙赶去,亲眼见证了岳父的离世。当时那强烈的生死体验,直接化作了《入涅槃幻想》的创作内核。在此,平山郁夫洞悉:佛陀生命走向终点时,心中虽有深切哀伤,更应有一份极致的安宁。于是,他将作品绘制成一幅蕴含圆寂之美的画卷。这种独特的空间表达,无疑值得高度赞誉。这种金箔或金泥绘制的技法也是岩彩与其他材料的不同之处,恰如敦煌莫高窟158窟《涅槃经变》(图3)的当代演绎,在这尊释迦牟尼涅槃的造像上,以超越生死的宁静震撼人心。佛陀眼帘低垂,面容舒展,唇边凝着一抹安然笑意,全无濒死的苦楚与悲戚,唯有大彻大悟后的宁静与满足,仿佛正步入一个至福的永恒之境。

平山郁夫的作品并非单纯取材佛传历史、描绘某个故事片段,而是源于平山郁夫对佛陀人生态度的深深痴迷。他借佛陀的形象,探寻人类存在的本质、生命的真相,以及对人类而言永恒不变的真理。并且,只有当他自身的真切体验、强烈感动,或是对生命旅程的思考,转化为清晰的创作初心时,才会选取佛传中的某个场景落笔。佛传系列中出现“先绘涅槃、后画诞生”的顺序,正是源于这样的创作逻辑,尽管这一系列当属佛教画范畴,却以全新的表现形式,为日本画开拓了新领域。



图1 平山郁夫《佛教传来》



图2 平山郁夫《涅槃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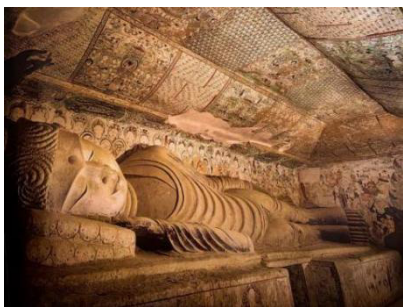


图3 敦煌莫高窟 158窟《涅槃经变》

3 平山郁夫用岩彩表达的平面装饰性

平山郁夫将岩彩这一源自大地的永恒材料，升华为对抗战争、祈愿和平永续的精神象征。其绘画融合了中亚、敦煌与日本传统图案的平面装饰特征，充分发挥矿物颜料固有的颗粒质感与视觉特性，将自然景物高度提炼为概括性色块。

在创作中，平山郁夫并不追求立体写实，例如以淡黄、赭石、金色等明度纯灰不同的相近色构建沙丘的节奏韵律，将天空、远山、沙漠清晰划分为几个平面区域。通过岩彩平涂与薄层叠染技法，色块内部保持均匀平整，颗粒的不透明

感与覆盖力赋予画面饱满强烈的视觉张力。他更大量运用金箔、金泥等铺陈背景或重点区域，使画面部分彻底平面化、符号化，金色不再意指具体空间，转而象征佛光、神圣与超越性的精神境界。此种手法源于日本“蒔绘”与屏风画传统，兼具装饰美感与精神意蕴。

平山郁夫的艺术在平面之下，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意识、虔诚的宗教情怀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其装饰美实现了形式与内容、技艺与精神的深度融合，达到“远观其势，近观其质”的审美高度。这不仅是风格的选择，更是一种融汇东西方美学、贯通文化传统与个人信仰的艺术表达，成为其创作成就的核心标志。

4 结语

平山郁夫的艺术实践，为岩彩这一媒介与平面装饰性绘画语言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极为深刻且成功的范例。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技法的娴熟，更在于他成功地将材料特性、形式语言与精神内涵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

平山郁夫赋予了岩彩全新的生命，他一方面深入挖掘岩彩作为矿物颜料的物质性美感从而转化为构建画面平面装饰美的基石；另一方面，他又大胆地融合东西方艺术的养分，将空间感、构成感与光影的氛围感一起呈现在画面语言中。他的平面装饰性绝非肤浅的形式游戏，而是其精神世界的直接外化。他对永恒、和平与文明交流的深切关怀，恰好与岩彩永恒不变的物理特性和跨越疆域的文化基因相契合。用艺术语言编织出一个既庄严神圣又宁静澄澈的精神世界。其装饰性是有内容的装饰，是承载着宏大叙事的装饰，真正做到了形式与内容、技艺与精神的完美统一。

最终，他通过岩彩的平面装饰性语言，不仅重新诠释了日本画的面貌，更向世界昭示了东方艺术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独特路径与强大生命力。他的艺术遗产深刻地启示我们，艺术创作要通过个人最真挚的感情讲述现代故事的蓬勃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河北倫明.日本画のながれ[M].東京:東都文化出版株式会社,1955,(04):51-60.
- [2] 胡明哲.岩彩画艺术[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
- [3] 平山郁夫.大河[M].東京:講談社,1978.(10).
- [4] 平山郁夫.平山郁夫:わが心のシルクロード[M].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77.(11).
- [5] 弦田平八郎.平山郁夫[M].東京:講談社,1983.(11).